

广东省中国画学会会长陈永锵: 画鱼不仅是乡思聊慰,更是成人之美

儿时爱鱼成癖,家贫买不起金鱼,便到郊野河涌捕些“花手巾”“狗尾娘”之类的小鱼来,养在刮去水银的废暖水壶胆中观赏。我看,这些宝贝儿对我并不友好,老斜眼看我,嘟着那嘴儿不知暗地里在骂我些什么?恐怕是呼唤自由吧!于是我不再如此的用囚禁来爱鱼。

务农故乡,不能不养鱼,因为鱼是我们村人的衣食!这种养鱼,当然不是我儿时的养法。买鱼花、过鱼格塘、喂养施肥、放药打针,直到从网里把圆滚滚、肥墩墩的它们一五一十地捧起,继而一一卖掉变口粮。鱼,一直连着我的生存希冀。这种“鱼跃人欢”的爱鱼,自然是彻头彻尾的功利。

然而,鱼终日在你身边,而自以为很孤寂的你,能不于观鱼中移点思绪于鱼么?水天中,鱼,悠然而过,那种自得其乐的超然自在的得意,便足以拂散自己心头上的阴霾;灌水鱼塘,那素性逆流而上的傻鱼竟以为源头在此,便老跳将起来,一次又一次的为逐活水而奋不顾身的“拼搏”!每见此,心中便咀嚼到一丝哲思的苦乐;鱼,也颇有点大智若愚,风高浪急之际,深潜下去,悠悠然,似不谙其头上正有风波。与鱼相处,最为惬意的是,在酷暑劳作之余,泡身江渚,枕流观月,细聆虫鸣,于入静中,任由小鱼们在你肤肌上的轻啄——一种无邪的温馨之吻……

上的轻啄——一种无邪的温馨之吻……

这些田园乐趣,是离我渐远了。然而,鱼,尚无日不伴随着我——我画鱼。当然,这画鱼,远不仅是“池鱼慕故渊”的乡思聊慰。画鱼自娱,而更似是当年我“养鱼”为业的延续。画鱼可以使我成人之美,可以使我自食其力,可以使我在宦游中“闲来画幅丹青卖,不用人间作孽钱”的“养廉”。既然如此,何乐不为?

我这“南海渔夫”依然画我自己“银灰色”的鱼,决不必“瞄准市场走势,随行就市”投机改变我的品种,因为,我总想起,鱼在风云变幻中畅游江河的坦荡从容。儿时爱鱼成癖,家贫买不起金鱼,便到郊野河涌捕些“花手巾”“狗尾娘”之类的小鱼来,养在刮去水银的废暖水壶胆中观赏。我看,这些宝贝儿对我并不友好,老斜眼看我,嘟着那嘴儿不知暗地里在骂我些什么?恐怕是呼唤自由吧!于是我不再如此的用囚禁来爱鱼。

务农故乡,不能不养鱼,因为鱼是我们村人的衣食!这种养鱼,当然不是我儿时的养法。买鱼花、过鱼格塘、喂养施肥、放药打针,直到从网里把圆滚滚、肥墩墩的它们一五一十地捧起,继而一一卖掉变口粮。鱼,一直连着我的生存希冀。这种“鱼跃人欢”的爱

鱼,自然是彻头彻尾的功利。

然而,鱼终日在你身边,而自以为很孤寂的你,能不于观鱼中移点思绪于鱼么?水天中,鱼,悠然而过,那种自得其乐的超然自在的得意,便足以拂散自己心头上的阴霾;灌水鱼塘,那素性逆流而上的傻鱼竟以为源头在此,便老跳将起来,一次又一次地为逐活水而奋不顾身地“拼搏”!每见此,心中便咀嚼到一丝哲思的苦乐;鱼,也颇有点大智若愚,风高浪急之际,深潜下去,悠悠然,似不谙其头上正有风波。与鱼相处,最为惬意的是,在酷暑劳作之余,泡身江渚,枕流观月,细聆虫鸣,于入静中,任由小鱼们在你肤肌上的轻啄——一种无邪的温馨之吻……

这些田园乐趣,是离我渐远了。然而,鱼,尚无日不伴随着我——我画鱼。当然,这画鱼,远不仅是“池鱼慕故渊”的乡思聊慰。画鱼自娱,而更似是当年我“养鱼”为业的延续。画鱼可以使我成人之美,可以使我自食其力,可以使我在宦游中“闲来画幅丹青卖,不用人间作孽钱”的“养廉”。既然如此,何乐不为?

我这“南海渔夫”依然画我自己“银灰色”的鱼,决不必“瞄准市场走势,随行就市”投机改变我的品种,因为,我总想起,鱼在风云变幻中畅游江河的坦荡从容。



■陈永锵 家山今夜月儿圆



■齐白石 群虾图

作为主体来画虾应该说是白石老人一大发明,但是他也不是说一下子就创造出来的,有一个过程。

首先他对他儿时的生活非常的熟悉,这个有很大的关系。在他住的那个地方,往往都是背靠着一个小山丘,前面是挖的水塘。水塘里面就养鱼,有虾,还有螺蛳,还有水牛。

在农村生活中,有的时候看到水塘里面的小鱼、蝌蚪和虾,所以其实在他早期的绘画里面偶尔也出现虾,可是不显眼,也感觉不到有多美,只是说他的生活体验的一个小小的记录而已。

后来他将近60岁的时候到京城,又想起来画虾,试图把它作为主体。这一张画上全是虾,画出来之后挂在屋子里面。白石老人他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特别地虚心,他自己没有学历,就觉得自己应该处处地

李苦禅之子李燕谈齐白石画虾: 对于画虾,白石老人惜墨如金

多学多问多听人家的主意。

他乐意听,听得还很仔细,甚至还有记录。当时画这个虾就挂在墙上,我父亲(李苦禅)作为他的得意弟子,把白石老人作为自己的父亲看,一进门就聊天。那天正好看见,老师画了一墙好几张都是虾,白石老人就说:“苦禅,看看我这个虾怎么样?”他能问学生这种话,就说明这个老师特别谦虚。我父亲说:“老师,这些虾,学生我觉得好则好矣,只是小了点儿,有一点像蝲蝲蛄。”“蝲蝲蛄”是老北京话,就是蝼蛄,专吃麦子根,是害虫,现在用农药已经看不见了。

过去我小的时候很容易看到,街上有路灯,那时候路灯少,这个蝲蝲蛄围着路灯绕,飞着飞着掉地上了,下面有蛤蟆张着嘴等着,一下子就叼走了。我们小孩子看热闹就看这个,那个就是蝲蝲蛄,现在看不见了。

白石老人当时就说了,别人也说我画得小,可见别人也提了这么一个感觉。后来我父亲说老师这不难,外面有卖对虾的,您可以看看。

白石老人就真的出去看去,看了回来再画。我就说,白石老人后来画的虾是把这个河虾和对虾“杂交”成的一种虾,世界上没有这种虾。你要知道,对虾没有那两个钳子,那个叫做螯。

有人说白石老先生画的是白洋淀的虾,那个虾个儿大,再大也没有法和对虾比,咱们北京叫做对虾,其实在海边不叫做对虾,人家出了海

就吃不是按对,都是按斤,都叫大虾。现在在胶东那边上菜都是说“吃大虾”,不叫对虾。白石老人就等于把这个大虾和河沟里的虾的形象合在一起了。

后来有人也挑了,说真虾是六节,怎么白石老人画的是五节?要知道这个意象是加以改造取舍的,有时候我们平常造型里面往往取这个奇数不会取偶数,谁规定的呢?也没有谁规定,也是约定俗成。

白石老人就是画了虾头之后一笔一节地往上排,自己还念着,教学的时候说“一二三”抬起来,再往下“四五”,一拉最后一节出来了,真的是美。现在我们发现他早期画的虾是接近于写生的虾,就是六节,老人家不是不知道,而是把它舍了,觉得五节大气,好看。

白石老人惜墨如金,尤其是画虾。特别是画虾之后还有两个螯,那个中间是空的,这个是老天爷造的。自行车那个管子为什么是管子不是实心的?实心又沉还容易弯,管状的承受力就比较强。大自然造就的就是这个,别看那两个螯细,那结构也是管状的,也得透明,还是用这个笔法写出来。

有一次我父亲去看白石老人画虾,画完了,上面题的什么字呢?“世人只知余画虾,冤哉!”世界上的人就知道我会画虾,太冤枉我了!后来我父亲看了直乐,白石老人也知道我父亲乐什么。(内容节选《李燕聊齐白石》,内文有删减,题目为编辑后拟)

已故著名画家刘济荣: 我当牦牛是一片水墨试验田

牛是粗犷的、憨厚的、有力量的,而藏区牧民,尤其是少女,则是温顺的、细腻的、优美的,两者在审美风格上是有冲突的。但我想,这两种相冲突的审美风格,如果结合在一起,一定会产生新的艺术效果。我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,果然,全新的艺术效果出来了。就拿1994年的这幅《藏北奔牛》来说,粗犷与细腻、力量与柔美、概括与精细,几种对立的风格碰撞在一起,就给人全新的视觉冲击力。

这幅画还有一段故事。我起初画了一张这样的画,没有给我多大的震撼。在澳大利亚的时候,一个偶然的机会,有人用复印机复制了这张画做广告宣传,结果墨色有了很大的改变,造型极其简练,尤其是牛的形象,反而有了酣畅淋漓之感。我回国后,按照这张复印稿的效果,就再次画了这张画,笔墨的运用彻底放开了,结果,我想要的效果全出来了。

美术家要有自己的试验品,徐悲鸿的马、黄胄的驴、我的牛,概莫能外,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。我画牛只是最初有感觉,但当时还没有想过把精力放在牛上,只不过是练习一下自己的笔墨语言。但想不到人家很快承认我的“牛”了,十年八年之后,“牛”成了我的一个标签,我只不过很幸运罢了。牦牛跟水牛的题材我当它是一片水墨试验田,得到的创作和笔墨的经验应用在我的大的主题画里面去。现在画牛成为我的品牌,独立的一个系列,这倒是之前没想到的。(节选《刘济荣谈艺录》)



■刘济荣 藏北奔牛 1994年